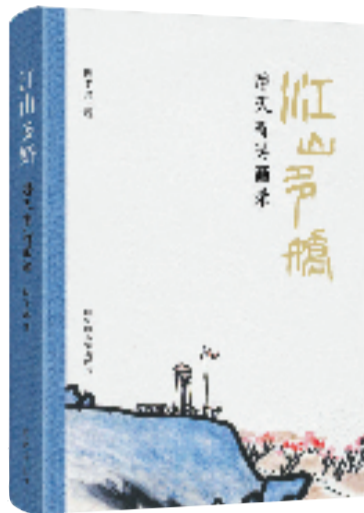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江山多娇： 潘天寿诗画录》 新近出版

■蒋建春



《江山多娇：
潘天寿诗画录》
·周飞强著
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

沙孟海说：“潘天寿先生的画名满天下，书名为画名所掩，时人讨论不多。”在《江山多娇：潘天寿诗画录》的作者周飞强看来，潘先生的诗名亦为画名、书名所掩，诗、书、画三者于他而言，恐怕旧体诗才是排第一紧要位置的。因为正所谓“诗言志”——如潘天寿这般的有着很深旧学根柢的儒士，立言才是最重要的。潘先生素来重视诗与画的关系，他的诗是以画心为诗心、以骨力为诗骨、以奇崛为诗格的现代旧体诗高峰。其存诗以题画诗、论画诗、纪游感怀诗为主，风格峻峭横肆、沉郁老健、僻拗生辣，与他“强其骨”的绘画精神异体同构，是理解其艺术人格与文化立场的核心文本。

对于潘天寿的研究，周飞强认为潘先生的诗文与图像同样重要，尚亟待细掘挖。所幸的是，随着潘先生早年一些珍贵画作、书迹的不断面世，以及若干书刊史料的持续深挖，可些许弥补其《诗贻》自序中“二十年习作留存之书画全部损失，诗稿亦未携出”的遗憾。从现有材料看，潘先生早年画作题诗多未辑录，诗画的发掘都很重要；中间还有若干新诗和鉴画诗，亦珍贵；晚年则有几首看戏所作的诗，有异趣——据此合计起来大约有百余首佚诗，可大大地弥补《潘天寿诗存》等的缺漏，于全面认知潘天寿先生的为人为艺价值甚巨，当然也是潘天寿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材料。

在历经数年爬梳整理之后，周飞强的新著最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，不仅弥补《潘天寿诗存》等既有诗集的收录缺漏，同时对于全面、深入认识潘天寿的人格胸襟与艺术品格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；书中再结合潘天寿游踪等的考证，更能生动地还原其诗书画的具体情境，引人入胜。

追溯苏联版画文脉的意义 读《苏联版画七十年》和《苏联版画选》

■陈都(中国国家画院副研究员)

今年是鲁迅逝世90周年，回望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，鲁迅以“拿来主义”为旗帜引介苏联版画，助推了左翼美术的成长，是无法绕开的关键篇章。值此纪念节点，笔者收到了俄籍学者杨嘉冰先生的两本新著《群星璀璨——苏联版画七十年》与《星光熠熠——苏联版画选》，二者是国内首次系统呈现苏联版画文脉与全貌的著作。杨嘉冰的治学非常扎实，他对苏联/俄罗斯艺术家进行了数百万字的口述采访，搜集并运用了大量苏联时期的手稿、稀缺出版物，不仅厘清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版画在华传播过程中的翻译谬误与史料偏差，更为反思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问题，提供了极具分量的学术参照。长久以来，我们眼中的苏联版画始终绑定在“写实主义”“革命主题”“思想教育”的概念中，仿佛它从诞生之初，就是为社会革命、建设而服务的单一写实工具。但这两本著作以全景式的视野，完整还原了苏联版画多元并存的艺术生态，写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构成主义、抽象主义等等相互交织，乃至东正教美术传统的余脉亦在其中绵延，其风格之多元、探索精神之旺盛，远超中国学界的一般认识。

今日读此二书，回望苏联版画在华传播与接受的历史，我们更应真正践行“拿来主义”的初心，即基于扎实的史料，“有辨别，不自私”地面对外来文化。

从史料考据的角度来看，近百年来苏联版画在中国的出版与著述成果颇为丰富。若对现有研究稍作梳理，可以发现相关探讨多集中于作品技法的介绍，而在师承关系、思想源流及社会背景的纵向梳理上，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间。这也使得中国艺术家在接触苏联版画时，更多地感受到其精细、写实的风格特质，而对于不同艺术家如何在具象与抽象构成之间形成各自的艺术语言，关注相对有限。

于是，20世纪50年代前后，部分中国文艺工作者对苏联版画中的非写实元素感到陌生；而另一些艺术家在借鉴其写实技法时，则侧重于场景再现，在将写实造型与抽象构成深度融合的维度上，尚处于探索阶段。以古元先生的《鞍山钢铁厂的修复》为例，这幅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对苏联工厂题材的积极学习。在创作侧重点上，古元先生着力于场景的史诗性再现与生产氛围的营造，展现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生动气象。而苏联版画家如阿法纳西耶夫等人，则在写实造型与抽象构成的融合上进行了深入探索，作品往往在再现之外，还蕴含着主客体之间的某种深层精神对话。两种艺术追求各有侧重。古元先生的探索恰恰从侧面反映出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中国艺术家学习苏联经验时，面临着



·《星光熠熠：苏联版画选》(左)

杨嘉冰[俄]/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/出版

·《群星璀璨：苏联版画七十年》(右)

杨嘉冰[俄]/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/出版

如何在掌握“形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实现“神”的有机融合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时代课题。

因此，《苏联版画七十年》的重要性就在于：书中所刊载的近500幅作品，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脉络都得到了清晰阐释。例如鲁迅所看重的克拉甫钦柯、法复尔斯基、巴甫洛夫等版画家，杨嘉冰均详细阐释了他们绘画中的现实主义特征。在如何充分表达主客体情感与精神世界这一命题下，不同艺术家如何处理写实性与先锋派、构成主义、印象派等风格之间的偏重与取舍关系，书中皆有深入剖析。

艺术价值方面，这两部著作更像是一面“镜子”，近300位苏联版画家，同处一个时代、同守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的创作原则，却各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。他们的锋芒从不是脱离时代、人民的“自我价值”，而是为国家、集体叙事注入了独一无二的艺术见解。这面“镜子”也引发我们今天的深思：在当下的展览与创作机制中，如何避免宏大题材陷入图解式表达，避免主题先行与艺术性产生割裂，仍是值得中国美术家持续探索的课题。而镜中的苏联版画，恰恰给出了绝佳的艺术参照，不以口号替代创作，而是将革命、战争与建设的宏大叙事，内化为个人化的艺术语言，让宏大主题拥有了跨越时代、国家、民族的生命力，正如鲁迅所言，真挚却非固执，有力却非粗暴。

总之，鲁迅当年“拿来”了苏联版画，发展、壮大了新兴木刻运动。而今天，杨嘉冰“送来”了《群星璀璨——苏联版画七十年》与《星光熠熠——苏联版画选》，这启示我们，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更应发扬“拿来主义”的精神，拓展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维度。这既是对鲁迅文艺精神的当代呼应，也为我们推动中国美术的守正创新提供了宝贵的镜鉴。



·《中国书法之美——汉字美的历程》

·方建勋/著

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/出版

本书以中国美学研究的视角，系统性梳理中国书法在历史过程中审美流变的原创性学术著作。它是方建勋写给大众的“书法美的历程”，结合800余张的珍贵碑帖图片对照，自殷商甲骨文、西周金文，至两汉石刻隶书、晋人行书、唐人楷书……将不同时期、不同字体的风格形态特征以及背后蕴含的审美观念拆解，通过融合中国美学精神，以独特理论与学术视野，赋予书法研究以新高度，以简明扼要、优美的语言阐述书法何以美、如何美。



·《八代遗珍：

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绘画》

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/编

·[德]史明理/主编

·[美]何惠鉴等/撰文 ·朱亮亮/译

·上海书画出版社/出版

本书源起于中国艺术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——20世纪80年代，由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与纳尔逊—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联合策划的“八代遗珍”大展。作为此次展览的结晶，本书由何惠鉴、李雪曼、武丽生等学者联袂编纂，被公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经典学术著作之一。中文版保留了原版四篇总论、183件藏品及解说，并特邀克利夫兰亚洲部主任史明理博士专文作序，追忆展览盛况，为这部经典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。